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卷三百五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九十八史部

明史卷三百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李芳

馮保

張鯨

陳增

陳奉高淮

梁永

楊榮

陳矩

王安

魏忠賢

王體乾

李永貞等

崔文昇

張彛憲

高起潛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內官監太監也帝初立芳即受知頗見信任初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蠟官工部尚書修盧溝橋所侵盜萬計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隆慶元年二月芳劾之時杲已削官乃下獄遣

成盡汰其所冒冗員又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木鹽及工部物料以是大為同類所嫉而是時司禮諸閣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為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間住二年十一月復杖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祥等益橫前司禮太監黃錦已革廕祥輒復予之工部尚書雷禮劾祥傳

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工
廠存留大木斬截任意臣禮力不能爭乞早賜罷帝不
罪祥而令禮致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
法司不預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贖賄越制得嗣封肅
王洪尤貪肆內閣大臣亦有因之以進者三人所糜國
帑無算帝享太廟三人皆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
辭謝與六卿埒廷臣論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補去
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鄭履淳

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廕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獨久繫
獄四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熟審屆期請宥
芳乃得釋充南京淨軍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為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
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
不悅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
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
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

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

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

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宗甫崩保

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

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

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諷六科給事中程

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數其奸而給事中雒遵

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即擬旨逐保而保匿其

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
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譜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為
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迨
拱去保憾猶未釋萬歷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偽為內
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
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
大臣許之踰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
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懼不

敢鞠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等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生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用為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已手詔令

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
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
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仗局周海而今諸內侍俱自陳
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保善琴
能書帝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
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待之甚隆後保益橫
肆即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而
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時引大體

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進保使使謂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玩好又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都人遂以是稱之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為之左右也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為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使兩人相疑旋復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事與籌畫因恃勢招權利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詰其橫如此居正之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力焉已

而居正死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
晟入閣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楨王國給事中王繼
光相繼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國張四維度申時
行不肯為晟下擬旨允之帝即報可保時病起詔曰我
小恙遽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
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
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
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爵大

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太后久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怒保東宮舊閣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帝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從子邦寧竝官都督削職下獄瘐死大受及其黨周海何忠等八人貶小火者司香孝陵爵與大受子烟瘴永戍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為

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帝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驟貴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而其時錦衣都督劉守有與僚屬張昭龐清馮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隱没得罪

張鯨新城人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大璫為主謂之名下馮保用事鯨害其寵為帝畫策害保宏謂鯨曰馮公前輩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鯨不聽既譖

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無過惡以賢稱萬歷十二年卒張誠代掌司禮監十八年鯨罷東廠誠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鯨性剛果帝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為時相所憚而其用事私人邢尚智招權受賂萬歷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鯨及其黨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為奸專擅威福罪當死者八帝命鯨策勵供事

而削尚智守有職餘黨法司提問給事中陳尚象吳文梓楊文煥御史方萬策崔景榮復相繼論列報聞法司奏鯨等贓罪尚智論死鯨被切責給事中張應登再疏論之御史馬象乾并劾大學士申時行阿縱帝皆不聽命下象乾詔獄以時行及同官許國王錫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給事中李沂至謂帝納鯨金寶故寬鯨罪帝大怒言沂等為張居正馮保報復杖六十削其官鯨亦私家閒住已而南京兵部尚書吳文華率南九卿請

罪鯨而宥言者帝亦不聽尋復召鯨入給事中陳與郊
御史賈希夷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給事中徐常吉御
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報最後大理評事雒于仁上
酒色財氣四箴指鯨以賄復進帝怒甚召申時行等於
毓德宮命治于仁罪而召鯨令時行等傳諭責訊之鯨
寵遂衰尚智後減死充軍

陳增神宗朝礦稅太監也萬歷十二年房山縣民史錦
奏請開礦下撫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臺山

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
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
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
不可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
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
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
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
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
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薊永則王亮昌黎遷安則田進
昌平橫嶺涑水珠寶窩山則王忠真定復益以王虎并
採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則趙
欽山西則張忠河南則魯坤廣東則李鳳李敬雲南則
楊榮遼東則高淮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宗湖廣則陳
奉而增奉敕開採山東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
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璫小監縱橫繹

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其最橫者增及陳奉高淮二十四年增始至山東即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為逮問削職益都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詔獄巡撫尹應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罰俸已復命增兼徵山東店稅與臨清稅監馬堂相爭帝為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增益肆無忌其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撥金寶募人告密誣大

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御史劉
曰梧具以狀聞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
帝俱弗省久之鳳陽巡撫李三才劾守訓奸贓增懼因
搜得守訓違禁珍寶及賕銀四十餘萬聞於朝命械入
京鞠治乃論死而增肆惡山東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
死陳奉御馬監奉御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荊州
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奉兼領數
使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

骨伺奉自武昌抵荊州聚數千人譟於塗競擲瓦石擊之奉走免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黃州知府趙文煒荊州推官華珏荊門知州高則巽黃州經歷車任重等煽亂帝為逮珏任重而謫商畊等官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讐請罷不治

而停他處開掘不報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變南京
吏部主事吳中明奏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
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
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
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為蒙蔽
天下禍亂將何所底大學士沈一貫亦言陳奉入楚始
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
等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

皆置不問奉復使人開穀城礦不獲脅其庫金為縣民所逐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奉隨誣奏降應京雜職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緹騎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送之奉又榜列應京罪狀於衢民切齒恨復相聚圍奉署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撫可大護奉焚其轅門事聞一貫及給事中姚文蔚等請

撤奉不報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
奉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剝民帝始召奉
歸而用一貫請革可大職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
去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為民所掠多與徒衛導之
出疆楚民無不毒恨者奉至京師給事中陳維春郭如
星復極言其罪帝不憚降二人雜職三十二年始釋應
京歸之翰卒瘐死當奉劾商畊等時臨清民亦譟而逐
馬堂馬堂者天津稅監也兼轄臨清始至諸亡命從者

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
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為罷市州
民萬餘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
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
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
臨清民立祠以祀後十餘年堂擅往揚州巡鹽御史徐
縉芳劾其九罪不問高淮尚膳監監丞也神宗寵愛諸
稅監自大學士趙志臯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

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
譴以故諸稅監益驕而淮及梁永尤甚淮與陳奉同時
採礦徵稅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淮誣繫諸生數
十人巡按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
旨會勘卒不問淮又惡遼東總兵馬林不為已下劾罷
之給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謫先春雜職巡按何
爾健與淮互訐奏淮遣人邀於路執其奏事人錮之獄
匿疏不以聞又請復遼東馬市巡撫趙楫力爭始得寢

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

言欲入大內謁帝潛住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

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

命降人意欲何為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

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

史袁九臯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

不報巡撫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

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帝

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粟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出海關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三十六年四月前屯衛軍甲而譟誓食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孟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譁薊遼總督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名兼領其事孟陽竟死獄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釋

梁永御馬監監丞也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陝西徵收名馬貨物稅監故不典兵永獨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十戶樂網出入邊塞富平知縣王正志發其奸并劾礦監趙欽詔逮正志瘐死詔獄中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永責賂箠斃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顧使永會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率兵巡花馬池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是帥諸

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陝地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
聘諸生李洪遠等縱樂網等肆為淫掠私宮良家子數
十人稅額外增耗數倍藍田等七關歲得十萬復用奸
人胡奉言索咸陽冰片五十斤羊毛一萬斤麝香二十
斤知縣宋時際怒弗予咸寧人道行遇盜跡之稅使役
也知縣滿朝薦捕得之永誣時際朝薦劫稅銀帝命逮
時際而以朝薦到官未久鐫秩一級陝西巡撫顧其志

盡發其奸且言秦民萬衆共圖殺永大學士沈鯉朱賡
請械永歸以安衆心帝悉置不報而釋時際勿逮復朝
薦官會御史余懋衡方按陝西永懼使網酖懋衡幾死
訟於朝言官攻永者數十疏永部下諸亡命乃稍稍散
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齎重寶輜輶盈路詐為上供
物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馬匹者已乘
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欲追及與同出關朝薦疑其盜
見九功等後至無驗邏兵與格鬪追至渭南殺數人盡

奪其裝御史懋衡以捕盜殺傷聞永大寤聽樂網謀使人繫疏髮中馳奏九功等各貢名馬金珠睛綠諸寶物而咸寧知縣朝薦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嚮君章等誣以盜帝怒曰御史醜無恙而朝薦代為報復且劫貢物敕逮朝薦而令撫按護永等還京三十四年事也是年楊榮為雲南人所殺初榮妄奏阿瓦猛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既而榮所進不得什一乃誣知府熊鐸侵匿下法

司又請詔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蕃柰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愈怙寵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詔獄已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百姓恨榮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觔枷以示衆又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

官於是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等率寃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大學士沈鯉揭爭且密屬太監陳矩劄示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稅使邱乘雲兼攝雲南事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兇者湖口稅監李道劾降九江府經歷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降臨江知府顧起淹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給事中程紹以

救薰鑄一級給事中李應策等復救之遂削紹薰職巡撫魏允貞以阻撓罷去廣東稅監李鳳劾逮鄉官通判吳應鴻等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巡按李時華恃敬援劾鳳給事中宋一韓言鳳乾沒五千餘萬他珍寶稱是吏部尚書李戴等言鳳釀禍致潮陽鼓譟中人爭欲殺之帝不問而敬惡亦不減於鳳採珠七八年歲得珠近萬兩其後珠池盜起敬乃請罷採山西礦監張忠劾降夏縣知縣袁應春又劾逮西城兵馬戴文龍江西礦

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饒州通判陳奇
可諭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饒縣勘礦洞知縣李
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渴億而歸乃螫
鴻罷其官橫嶺礦監王虎以廣昌民變劾降易州知州
孫大祚蘇杭織造太監兼管稅務孫隆激民變遍焚諸
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福建稅監高寀薦布政
使陳性學立擢巡撫居閩十餘年廣肆毒害四十二年
四月萬衆洶洶欲殺寀寀率甲士二百餘人入巡撫表

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諭衆退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復拘同知陳勇於署者久之事聞帝召宗還命出勇而一驥由此罷他若通州張昇河南魯坤四川邱乘雲輩皆為民害迨帝崩始下遺詔罷礦稅撤諸中使還京

陳矩安肅人萬曆中為司禮秉筆太監二十六年提督東廠頗以平恕稱識大體嘗奉詔收書中有侍郎呂坤所著閏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為序鈐諸木時國

本未定或作閏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大指言貴妃欲奪儲位坤陰助之并及張養蒙魏允貞等九人語極妄誕踰三年皇太子立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勲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竝議言貴妃與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經矩獲之以聞大學士賡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錦衣

衛大索必得造妖書者時大獄猝發緝校交錯都下以
風影捕繫所株連甚衆之禎欲陷錦衣指揮周嘉慶首
輔沈一貫欲陷次輔沈鯉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屬矩矩
拒不肯聽已而百戶蔣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師無
賴人也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
脅國泰及繼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訊不承妻妾子弟
皆掠治無完膚矩心念生光即寃然前罪已當死且獄
無主名上必怒甚恐輟轉攀累無已禮部侍郎李廷機

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乃具獄生光坐凌遲死鯉

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三十三年掌司禮監
督殿如故帝欲杖建言參政姜士昌以矩諫而止雲南
民殺稅監楊榮帝欲盡捕亂者亦以矩言獲免明年奉
詔慮囚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日本首闕白事繫獄且十
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餘
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賜祠額曰清忠自馮保張誠張
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

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
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
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權者帝實
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云

王安雄縣人初隸馮保名下萬歷二十二年陳矩薦於
帝命為皇長子伴讀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撫皇
長子過安善調護貴妃無所得槌擊事起貴妃心懼安
為太子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帝大悅光宗

即位擢司禮秉筆太監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勸帝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並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人頗歸功於安大學士劉一燝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初西宮李選侍怙寵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內忿不平及光宗崩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於漣漣偕一燝等入臨安給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即位選侍移別宮去事詳一燝等傳熹宗心德安言無不納安為人剛直而

疎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自結於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譽忠賢安信之及安怒朝與忠賢爭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啓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忠賢意乃決啖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丸南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劉朝者李選侍私閹故以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既至絕安食安取籬

落中蘆葍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安死三年忠賢
遂誣東林諸人與安交屢興大獄所誅竄甚衆矣莊烈
帝立賜祠額曰昭忠

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
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
自萬厯中選入宮隸太監孫暹夤緣入甲字庫又求為
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
亦善遇之長孫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

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
光宗崩長孫嗣立是為熹宗忠賢客氏竝有寵未踰月
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
釗俱錦衣千戶忠賢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
提督寶和三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
得之天啓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治皇祖陵功
御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
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

后幼賴媪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顓客氏逐魏朝
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客氏淫而狠
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
兩人勢益張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
輔等為羽翼宮中人莫敢忤既而客氏出復召入御史
周宗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暘先後
力諍俱被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復言之
竝謫外尚未指及忠賢也忠賢乃勸帝選武閹鍊火器

為內操密結大學士沈澶為援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
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賴大學士
葉向高救免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
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宮禁宰
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
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既
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
目之為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

及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
華孫杰首附忠賢劉一燾及尚書周嘉謨竝為杰劾去
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
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在言路皆力
持清議忠賢未克逞二年叙慶陵功廕忠賢弟姪錦衣
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灌交通客
魏俱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讒
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亦俱

黜三年春引私人魏廣徵為大學士令給事中郭鞏許
宗建一燎元標及楊連周朝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
國宗建駁鞏受忠賢指揮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鞏及
忠賢皆不勝其秋詔忠賢及客氏子國興所廢錦衣官
竝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交
諫不從忠賢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為威
虐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
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帝

由此乏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衆禁掖事秘莫詳也是冬兼掌東廠事四年給事中傅樾結忠賢甥傳應星為兄弟誣奏中書汪文言竝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掌鎮撫劉僑受葉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賢大怒削僑籍而以私人許顯純代是時御史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廷佐以忠賢濫廕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諫忠賢皆矯旨詰責於是副都

御史楊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
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
為剖析體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
於次日下連疏嚴旨切責連既絀魏大中及給事中陳
良訕許譽卿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
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掌
詹事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不許當是時忠
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顧秉謙因陰籍其所忌姓名授

忠賢使以次斥逐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燦上疏刺忠賢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翦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翦亦予杖廷臣俱大驚一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乃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為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為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為給事中

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紹徽喬
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登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
懋等為之爪牙未幾復用擬戍崔呈秀為御史呈秀乃
造天鑒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
憲成葉向高劉一燦等為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
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羣小益求媚忠賢攘
臂攻東林矣初朝臣爭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
廷弼獄事忠賢本無預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遂

相率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欲甘

心焉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

程等競搏擊善類為報復而御史梁夢環復興汪文言

獄下鎮撫司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

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連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

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

於獄又殺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又削逐尚

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胤等五十餘人朝署一空而

特召元詩教劉述祖等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
忠賢之黨徧要津矣當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
論虛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
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吳懷
賢讀楊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
應陽為廷弼訟寃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
慘甚至剥皮剗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其年敘門
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

事擢傳應星為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書錦
衣衛掌南鎮撫司事六年二月鹵簿大駕成廕都督僉
事復使其黨李永貞偽為浙江太監李實奏逮治前應
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
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
死獄中蘇州民見順昌逮不平毆殺二校尉巡撫毛一
鷺為捕顏佩章等五人悉誅死刑部尚書徐兆魁治獄
視忠賢所怒即坐大辟又從霍維華言命顧秉謙等修

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霍維華遂教忠賢冒邊功矣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禽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敵間不獲且為亂賴厥臣忠智立竒勲詔封忠賢姪良卿為肅寧伯賜宅第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請崇其先世詔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矯詔遣其黨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敘功

廕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賢救得無害於是頌功德者相繼諸祠皆自此始矣編修吳孔嘉與宗人吳養春有讐誘養春僕告其主隱占黃山養春父子瘐死忠賢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棄官去徽州幾亂其黨都督張體乾誣揚州知府劉鐸代李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詛忠賢鐸竟斬又以睚眦

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興論斬並黜主事徐石麟御
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勇誅熊廷弼坐妖言律
斬又逮侍郎王之宥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
問達何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
贓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
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
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為左
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

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

應元主殺倖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

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

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

置死黨心忌張皇后其年秋誣后父張國紀縱奴不法

矯中宮旨冀搖后帝為致奴法而誚讓國紀忠賢未慊

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交發國紀罪狀並

言后非國紀女會王體乾危言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

李永貞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
時已晉肅寧侯矣亦晉寧國公食祿如魏國公例再加
恩廕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奏
給賜第已而太監陶文奏築喜峯隘口成督師王之臣
奏築山海城刑部尚書薛貞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
孝陵工竣甘鎮奏捷蕃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
區畫方畧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
所廕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

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傳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而擢
崔呈秀弟凝秀為浙江總兵官名器僭濫於是為極其
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
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弗絕七年春復以崔文昇總漕
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文昇故侍光宗藥為
東林所攻者也海內爭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聞鳴秦
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洵洵若不及下及
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

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
子以忠賢父配啓聖公初潘汝楨首上疏御史劉之待
會蒙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
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
奏無巨細輒頌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燧中書朱慎盜勲
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
誠總督張我續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
馨汪若極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爾翼郭如閣郭希

禹徐溶輩佞詞累牘不顧羞恥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
之所有疏咸稱厥臣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
圖票旨亦必曰朕與厥臣無取名忠賢者山東產麒麟
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厥臣修德故仁
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救無算誥命皆擬九錫文
是年自春及秋忠賢冒款汪薩本禽阿勒巴岱魯台等
功積廕錦衣指揮使十有七人其族孫希孔希孟希堯
希舜鵬程姻戚董芳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皆至左右

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
魏撫民又從錦衣改尚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
崇煥奏寧遠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為
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為東安侯加良卿
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因徧賚諸廷臣用呈秀
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紕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
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
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帝性機巧好親

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輒奏

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以是恣威

福惟已意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鏡鼓

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握刀者夾左右

馳厨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

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

顧盼未嘗及也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

歸私第駟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忠賢故駭無他長

其黨日夜教之客氏為內主羣凶煽虐以是毒痛海內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賢惡深自傲備
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攻崔呈秀以嘗帝主事陸
澄原錢元愨員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
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
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
掩邊功九腴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
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

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

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詔

磔其屍懸首河間笞殺容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

容光先等並棄市籍其家容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

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人尤疾之崇禎二年命大學

士韓爌等定逆案始盡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諸

麗逆案者日夜圖報復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柄

政潛傾正人為翻逆案地帝亦厭廷臣黨比復委用中

璫而逆案中阮大鍼等卒肆毒江左至於滅亡

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皆忠賢黨體乾昌平人柔佞深險熹宗初為尚膳太監遷司禮秉筆王安之辭司禮掌印也體乾急謀於客魏奪之而置安於死用是一意附忠賢為之盡力故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賢獨處其下故忠賢一無所忌楊漣劾忠賢疏上帝命體乾誦之置疏中切要語不讀漣遂得譴萬燦之死出體乾意忠賢不識字體乾與永貞等為之謀主遇票紅

文書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及忠賢冒陵工殿工邊功等賞體乾永貞輩亦各廢錦衣官數人嘗疑選人錢受益黃願素為錢謙益黃尊素兄弟欲並禁錮其阿媚忠賢如此及莊烈帝定逆案革體乾職籍其家永貞通州人萬歷中為內侍犯法被繫者十八年光宗立得釋忠賢用事引其黨諸棟史賓等為秉筆永貞入棟幕與忠賢掌班劉榮為死友棟死夤緣得通於忠賢由文書房陞秉筆太監匝月五遷與體乾文輔

及石元雅共為忠賢心腹凡章奏入永貞等先鈐識竊
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錄永貞等各置小冊袖
中遇有處分則爭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故無得免
者永貞性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沒無算莊烈帝
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
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覆首於帝永貞懼遂亡去既而
被獲謫鳳陽尋以偽草李實奏逮至伏誅夫輔初為客
氏子侯國興授讀諂附忠賢由司禮秉筆歷掌御馬監

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奪寧安大長公主第為廨署曰戶
工總部騶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參勢燄出羣閹
上莊烈帝立復附徐應元謫南京時有劉若愚者故隸
陳矩名下儕輩中頗知書天啓初李永貞取入內房房
主筆札永貞粗通文墨以若愚識典故每事多諮訪之
頗預聞其密謀忠賢敗楊維垣首劾永貞并及若愚佐
逆狀充孝陵淨軍已御史劉重慶以李實誣高攀龍等
七人事劾實實疏辨言係空印紙乃忠賢逼取之令永

貞填書者帝驗疏墨在朱上遂誅永貞而韓爌等定逆案以若愚刀筆深文朋奸害政坐大辟若愚既長繫因作酌中志四卷以自飾久之竟得釋時以為失刑云

崔文昇者鄭貴妃宮中內侍也光宗立陞司禮秉筆掌御藥房時貴妃進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既有疾文昇用大黃藥益劇不視朝外廷洶洶皆言文昇受貴妃指有異謀給事中楊漣言陛下哀毀之餘萬幾勞瘁文昇誤用伐藥又構造流言謂侍御蠱惑損陛下令名陛下

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然構造之說漣疑文昇誤用藥故為此以圖卸罪其實出於文昇果否未知也未幾光宗服鴻臚丞李可灼紅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閣臣方從哲惟御史鄭宗周等直指文昇給事中魏大中言文昇之惡不下張差御史吳姓亦謂其罪浮可灼下廷議可灼論戍文昇謫南京及忠賢用事召文昇總督漕運兼管河道莊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吳煥復劾之疏甫上文昇即結同黨伏宮門號哭聲徹御座帝大怒並

其黨皆杖一百充孝陵淨軍

張彛憲莊烈帝朝司禮太監也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侍崇禎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彛憲有心計令鈞校戶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為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等十餘

人論諫不納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爭帝曰

苟羣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眾莫敢對南京侍郎

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亦以召

對力諫俱不聽彛憲遂按行兩部踞尚書上命郎中以

下謁見工部侍郎高弘圖不為下抗疏乞歸削籍去彛

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管盛甲主事孫肇興恐

稽滯軍事因劾其悞國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鉉

周鏞皆以諫斥去工部尚書周士樸以不赴彛憲期被

詰問罷去是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甫踰月即
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落良機職命坤按治給事中魏
呈潤爭之亦謫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
相傾擠者於是坤抗疏劾修撰陳于泰謂其盜竊科名
語侵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彈劾之權且其
文詞練達機鋒挑激必有陰邪險人主之其意指溫體
仁帝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心道言近者內臣舉動幾
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

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備責延儒欲以動帝帝怒
削其籍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至八年八
月始下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虜立
軍餉稍清盡撤監視總理又明年命彛憲守備南京尋
死然帝卒用高起潛輩典兵監鎮馴至開闕延賊遂底
滅亡

高起潛不知所自進帝數以兵柄委之五年命偕其儕
呂直督諸將征孔有德於登州明年凱旋時流賊大熾

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
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
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
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
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九年七月
復遣太監李輔國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
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尚書張鳳翼出督援軍宣
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南特命起潛為總監給金三萬

賞功牌千以司禮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然起潛實未嘗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疏爭被黜既而與兵部尚書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言狀人多疾之十七年李自成將犯闕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勳鎮宣府勳至鎮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忽傳旨云杜勳罵賊殉難予廕祠蓋為內臣蒙蔽也未幾勳從賊

至自成設黃幄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勲
侍其下呼城上請入見守城諸璫緹之上同入大內盛
稱賊勢勸帝自為計左右請留之勲曰不返則二王危
乃縱之出復緹下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俄
而城陷諸璫皆降及賊敗將遁乃下令盡逐內豎無貴
賤老弱皆號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門賊遂捆載
其金帛珠寶西去初內臣奉命守城已有異志令士卒
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格擊則折至

是賊即以其杖驅馬廣寧門之啓皆謂太監曹化淳獻之或曰化淳實守東直門而化淳入

國朝上疏奏辨甚力然人終莫之信也起潛赴寧前中道棄闕走福王召為京營提督後亦降於我

大清

王承恩太監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禮兼筆太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闕帝命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勢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

門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礮擊之連斃數人而諸璫泄池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官備親征夜分內城陷天將曙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即自縊其下福王時諡忠愍本朝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

方正化山東人崇禎時為司禮太監十五年冬畿輔被兵命總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已而撤還十七年二月復命出鎮正化頓首辭帝不許又頓首曰奴此行萬無能為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既至與同知

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公好為之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為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刀所殺之其從奄皆死時內臣殉難者更有故司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翔提督諸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人督東廠太監王之心家最富既降賊勒其貲拷死福王時建旌忠祠祀諸死難者以王承恩為正祀內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亦濫與焉

明史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五考證

李芳傳而是時司禮諸閹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

臣

方煒按明實錄滕祥乃御用監太監未掌司禮與此

互異謹識

李芳傳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戍法司不預

聞納肅藩輔國將軍縉熿賄越制得嗣封肅王

臣

方煒按肅王紳堵無子縉熿為紳堵從祖例不宜襲

部議以郡王理藩事帝不許隆慶五年特命嗣爵設
官屬之半見諸王列傳謹附考

李芳傳給事中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丞
鄭履淳皆廷杖削籍 臣方煒按陳吾德傳時命中

官崔敏市珍寶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帝
怒杖已百錮獄斥吾德為民是吾德未經廷杖與此
稍異謹附識

馮保傳穆宗甫崩保言於后妃斥孟冲而奪其位

臣

方煒按胡濬傳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
司禮監是保代冲在神宗登極後與此少異謹附識
馮保傳所昵孫海客用為乾清宮管事牌子 臣方煒

按時慈聖太后使保捕孫海客用杖而逐之見張居
正傳又按馬經綸傳有萬歷二十五年五城御史籍
中官客用家事是客用之復召還旋以得罪又被籍
也謹附考

馮保傳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晟入閣保即遣官召

之 臣方煒按張居正傳稱潘晟為馮保所受書者
故強居正薦之而此傳則謂晟為居正座主蓋薦晟
本出保意居正又以座主故曲徇之合兩傳參觀情
事乃備謹附識

馮保傳東宮舊闈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令閒住
臣方煒按李沂傳稱言官競劾張鯨時或謂鯨罪不
至如馮保以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故授意言者發之
云云誠既德保不應陳其過惡其情事與此傳所記

互異謹附識

張鯨傳二十四年春以誠聯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
御司香孝陵籍其家

臣方煒按馬經傳張誠綸失

帝意會誠家奴錦衣千戶霍文炳當選指揮僉事帝
以是罪之斥逐三十餘人事在二十五年與此少異
謹附考

張鯨傳鯨亦私家間住

臣方煒按李世達傳世達為

刑部尚書時張鯨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

奏帝乃屏鯨於外此傳失載世遠名謹附識

陳增傳增始至山東即劾福山知縣韋國賢帝為逮問
削職 臣方煒按時韋國賢忤增被侵辱巡撫萬象
春力保持之增劾國賢因及象春黨庇坐奪俸見象
春本傳謹附考

陳增傳都益知縣吳宗堯抗增被陷幾死 臣方煒按

時守令見增如屬吏宗堯獨具賓主禮又驛丞金子
登說增開孟丘山礦宗堯叱其妄子登構於增日徵

千人鑿山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宗堯遂
盡發增不法事帝怒因逮治見宗堯本傳謹附考

陳增傳鹽務少監魯保亦奏守訓等阻塞鹽課

臣方

煒按郭正域傳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
浙江織造沈鯉持不可正域亦力爭明史紀事本末
又有歙縣監生吳養晦投稅監魯保之文是保亦兼
領稅監謹附考

陳增傳

陳奉附

遂誣襄陽知府李商畊

臣方煒按明

史紀事本末作荊州知府李商畊與此互異謹附識
陳增傳帝為逮珽任重而謫商畊等官 臣方煒按華

珽逮下詔獄以唐文獻力周旋得無死見文獻本傳
謹附考

陳增傳武昌兵備僉事馮應京劾奉十大罪 臣方煒

馮應京傳稱應京抗疏列奉九大罪此作十大罪與
本傳互異應京原疏諸書不載無可考證謹附識

陳增傳而御馬監監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稅亦奏奉

水沮商舟陸截販賈徵三解一病國剝民

臣方煒

按鄱陽故無商稅時李道為稅使置關湖口征課大學士吳道南請罷關勿征帝不納見道南本傳謹附考

陳增傳

高淮附

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蕭大亨皆劾

淮擅離汛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

臣方煒按淮假進貢名率甲至國門大學士沈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而止互見沈鯉本傳謹附考

陳增傳誣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
用錢糧二人皆逮問 臣方煒按李頤傳又有淮誣
劾山海同知羅大器事此傳未載謹附考

梁永傳永又請兼鎮守職銜 臣方煒按永求領鎮守
事以沈鯉言而罷互見鯉本傳謹附考

梁永傳知縣宋時際怒弗予 臣方煒按宋時際華珏

傳作宋時際明史紀事本末作宋時隆其姓名均與
此異謹識

梁永傳陝西巡撫顧其志盡發其奸

臣方煒按余懋

衡傳時梁永慮軍民為難召亡命探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為永諱永乃藉口辨與此傳所稱顧其志盡發其奸者情事互異謹附考

梁永傳楊榮由是愈怙寵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

臣

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作雲南知府蔡如川與此稍

異謹附識

梁永傳帝乃止誅世勛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
稅使邱乘雲兼攝雲南事

臣方煒按二百三十卷

汪若霖傳作巡撫趙用賓其姓與此互異考本紀有
雲南蠻叛巡撫都御史陳用賓坐失事下獄事與此
相合則作趙者誤謹於汪若霖傳內改正此傳仍原
文附識

梁永傳山西稅監孫朝劾降夏縣知縣韓薰

臣方煒

按二百四十二卷程紹傳二百二十五卷李戴傳俱

作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調僻地
與此作孫朝者不同但考張忠係礦監非稅監且忠
所劾乃夏縣知縣袁應春亦非韓薰此自係孫朝之
事當係李戴程紹二傳之誤謹於二傳內改正此傳
仍原文謹識

梁永傳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

臣方煒按時潘相毆折輔國將軍謀圮肢因劾李鴻
主使巡按御史吳達可疏救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

塘山採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閣臣亦爭之乃寢見達可本傳謹附考

陳矩傳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竝議臣方焯按續憂危竝議內尚有陳汝

忠鄭國泰二人之名此傳未載謹附考

陳矩傳禮部侍郎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乃具獄生光坐凌遲死臣方焯按時廷機與御史

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疏趣定暎生光獄株連

遂絕見廷機本傳謹附考

陳矩傳鯉正域嘉慶及株連者皆賴矩得全

臣方燁

按周嘉慶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又有同知胡化教
官阮明卿及廠衛所捕毛尚文皆以波及獲免見郭
正域傳謹附考

陳矩傳御史曹學程以阻封日本首闕白事繫獄且十
年法司請於矩求出矩謝不敢已而密白之竟得釋

臣方燁按曹學程傳學程久繫獄遇赦不原救者

率不聽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
衛與此傳稍異謹附識

魏忠賢傳變姓名曰李進忠

臣方煒按忠賢初名進

忠與李選侍心腹閹李進忠者本屬二人以楊漣疏
叅及忠賢忠賢求救於王安安為委罪於選侍宮中
之李進忠以飾外廷外廷不能辨也見明史紀事本
末謹附考

魏忠賢傳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

臣方煒

按明史紀事本末作加客氏于國興錦衣指揮使與
此作千戶者不同謹附識

魏忠賢傳忠賢顓客氏逐魏朝 臣方煒按魏朝被逐

後忠賢矯旨發鳳陽縊殺之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
考

魏忠賢傳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 臣方煒按

忠賢以張后為故司禮劉克敬所選遷怒克敬謫發
鳳陽縊殺之見閹黨傳謹附考

魏忠賢傳矯中旨旨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為
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為大理丞 臣方燁按時擢
為京卿者尚有被察之徐大化科道復故官者尚有
王志道見霍維華傳此傳不載謹附考

魏忠賢傳呈秀乃造天鑒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
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為魁盡羅
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 臣方燁

按天鑒錄皆閹黨名姓有真心為國不附東林橫被

排斥久抑林野冷局外轉諸目凡一百三人同志錄
皆東林黨人所列政府十一人部院五十七人鄉寺
七十三人臺省七十六人部曹四十一人藩臬以下
二十六人貲郎武弁山人二十一人點將錄以坊行
水滸傳晁蓋及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數分
配東林諸人姓名謹附考

魏忠賢傳而御史梁夢環復興汪文言獄下鎮撫司拷
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

籍遣戍有差

臣方煒按魏大中傳時文言下獄許

顯純自削牘以上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李若
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澐盧化鰲錢士
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
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輩無所不牽引所
載姓名較此為詳謹附考

魏忠賢傳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歎奴告之斃
懷賢籍其家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懷賢見楊

連疏擊節稱快旁注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同官
傅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下獄拷死與此傳互異謹識
魏忠賢傳武弁蔣應陽為廷弼訟寃立誅死 臣方煒

按明史紀事本末武官蔣應陽以熊廷弼下獄代為
投揭白寃復入監左右之忠賢緝獲以所攜圖畫指
為妖書寃之重辟與此傳較詳謹附考

魏忠賢傳許事許志吉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作

太僕寺丞許志吉又作大理寺副其官皆與此互異

謹附識

魏忠賢傳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
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
末胡士容以崔呈秀薦其妻弟蕭惟中為守備不從
欲建祠於薊州又不聽遂激忠賢怒下獄與此稍異
謹附識

魏忠賢傳再叙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為東安侯加良
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臣方煒按封魏

鵬翼安平伯在天啟七年六月己卯加良鄉太師鵬
翼少師在八月丙申封良棟東安侯在八月乙巳詳
見本紀謹附考

魏忠賢傳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
第騶從赫奕照衢路望若鹵簿 臣方煒按時客氏

在宮中乘小轎如妃嬪禮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
十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
至乾清宮前亦不下輿侍從呼殿之盛遠過聖駕燈

炬簇擁熒然白晝在外或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見明史紀事本末所載視此為詳謹附考

魏忠賢傳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 臣方

煒按崇禎遺錄信府丞奉徐應元王國用皆忠賢黨上即位命以潛邸服玩器用賜皇親劉效祖周奎二人匿其半他日較射上見應元棕帽金頂乃潛邸物詰責之應元惶恐謝於是并國用褫逐之所紀與此

稍異謹附識

王體乾傳

李永貞附

莊烈帝立永貞陽引退行十五萬

金於體乾及司禮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人惡其反覆首於帝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永貞聞忠賢

敗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其情事相合而王本政作文政與此異謹附識

張彞憲傳乃思復用近侍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

是年九月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又李曰輔傳時又命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此傳均未載謹附考

張彞憲傳彞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

臣方燾

按袁繼咸傳時彞憲奏請令朝覲官齎冊以隆體貌繼咸論謂此令行則外官莫不叅謁屏息跪拜於中官之座率天下為無恥大不便彞憲大恚與繼咸互

訐奏帝不聽此傳未載謹附考

高起潛傳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如故

臣方

煒按八年冬十一月太監高起潛之弟厯錦衣衛中所正千戶世襲見明史紀事本末此傳未載謹附考

高起潛傳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

臣

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時監視之設止多一叩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持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所言弊

竇視此傳為詳謹附考

高起潛傳勲從賊至

臣方煒按時守陵太監申芝秀

自昌平降賊亦縋城入見脩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考

明史卷三百五考證



總
校
官
編
修
臣
吳
紹
潔